



杜鹃红落,五角枫涩。一个初夏时分,天气晴和,我和几位朋友终于爬上了海拔九百余米的太阳山,实现了久萦心怀的梦想。

一路落英缤纷,我们是走花路、食野果、品瀑布、攀岩掠绿而上的。

阳光打在绿叶上,使整个崇山峻岭有了异样的明媚,明静如水洗的浓绿,我们无比清爽的心胸,在这光与绿的作用下变得更加轻松自如。每一片面朝天空的树叶,都会在阳光雨露中变得生机勃勃,它们恣意挥洒,用轻绵的身体铺就飞龙走蛇之势。

每一个向上攀缘的人,总会品尝到平常在低处无法欣赏到的东西。比如心境,比如劳累所带来的快感,比如鸟在高空中的耳语,比如瀑布纵身一跃的激越与自豪,比如几十年没吃过的野草莓、野樱桃,比如第一次看到野猕猴桃开花,野桂一年中几度含苞,野狐与松鼠、兔子怎样惊乍而逃,比如公竹、母竹在第一枝上如何分叉……

沿着狭窄渠道,在清亮的水流相伴下,我们在山的怀抱里小心行走,在落满花叶的林间漫步,在站立与倒下的古杂木中爬行,在修竹休憩中回望,在瀑布欢唱之缓处饮水荡涤,在巨石之上畅想神仙远离烟火。

不期然,居然发现世间罕见一爱。同行的猪弟第一个发现,于是呼我。只见纷飞乱舞的蝴蝶中有一对交配在一起,从崖山跌入鸳鸯潭。它们在水中扑腾着翅膀,才不致沉入水底。我几次用手试图捞起,有两次分明已捧在手心,却又被它们扑闪着翅膀坠入水中。水中双蝶尾部咬合,各扇着翅翼,如同一蝶戏水。我终于在它们力竭之前,瞅它们慢下来的瞬间,用双手捧起它们,放于石堆上,于是呼叫武汉大学的教授快来拍摄。可惜慢了半拍,相机刚对准时,它们腾起身各自分飞了。这一对精灵躲在深山涧谷倾爱,许是怕人偷窥吧?

虽有几分遗憾,一路却是品着山珍,带着大呼小叫的惊喜的。野樱桃正熟,高大的树上缀满鲜红的果子似相思红豆,等人采摘。甜甜之后的微苦,食之不厌,见之欣狂,不正是红豆所要馈赠于人的味道吗? 那牛奶泡、福橘泡又在棘丛中吊着人胃口,给好表现的男士以机会。手与身划了若干血痕,怎奈得美眉娇声一呼?

竹是漫山遍野的,我们仰慕其旺盛的繁殖力,谁知竹在气候恶劣时也有独特的能力。在遭遇大天时,竹成片死去,但有些竹却结了籽。在枯死前把籽洒在地下,便改变了仅靠根繁殖的习性,种族得以永生不灭。丛林中有棵大树,枝被巨藤缠住向下生长,稍变为根,枝与藤几乎分不出彼此,真不知是树缠藤还是藤缠树。那番扭曲缠绵,那份痛苦纠结,令人不得不驻足注目。还有些连根倒下的树,枝干落地生根,以枝干吸收营养反哺大树,在树茬之外又生出一棵树一丛绿。

留连,却仍不得不离去。山路上一溜儿走着数十名背着行囊的学子,他们徒步向上的风姿,就是我心中的太阳。人生有许多美未曾领略,就如太阳山,我也只是匆匆一掠,它的日出日落,它的春夏秋冬,它的阴晴冰雪……留待后生慢慢品吧。

据说,网上搜索,中华大地有六个太阳山,皆风光秀丽,而我独爱这处女般的一个。

太阳山,这个名字好好听。这么阳光、阳刚,这么自信,它是太阳落脚的地方,还是修炼的地方呢? 听说太阳山的名字,还是近些年的事。朋友们常在耳边念叨它,说它的寺庙与传说,夸它的沉静优美,赞它的瀑布,赏它的清溪与漫山遍野的绿,说得我心里早就痒痒的。

机会还是适时来了,有当地负责人邀请,有闲暇时间,还有太阳山上地主的热情,加上天气不错,我们在一个春末夏初,迎着太阳出发。



山的曲线

印象太阳山

文/孔帆升 图/雪雁鸣



安平古刹



层林叠嶂



山间瀑布



彩色太阳山